

芳香幽远酿蜜甜

客厅里放了一束薰衣草,是去年夏天从薰衣草地里采摘回来的,插在瓶中,置于客厅,芳香满室。一年过去,香气犹存。

然而,何止是在我这一室,在6月的伊犁,哪里闻不到这种芳香呢?

曾见过一张航拍夏日伊犁河谷的照片,紫绿相间,伊犁河穿城而过。紫的就是薰衣草,绿的是草原,是树木,是更多的植被。整个6月,伊犁河谷就被薰衣草的芳香浸润着,薰衣草的紫色连绵,香气如水波,往四周扩散。

可有谁知道,如此芳香的源头呢?话还得从更早的1956年说起。当时在一些地方试种薰衣草,都未能成功。1964年,试种薰衣草被放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又将试种薰衣草放在了位于伊犁河谷的农四师。任务最后落到年仅二十岁的农业技术员徐春棠身上。一年前,上海知识青年徐春棠从上海轻工业学校毕业来新疆支援边疆建设,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清水河农场刚刚落下了脚。

试种薰衣草不是一件容易的事,其中甘苦我们已经难以尽知,但诸多种植细节还是被徐春棠记录下来,如今都保存在档案馆里。和薰衣草一样,徐春棠也在伊犁河谷扎下了根,一待就是一生。几十年后,伊犁因广阔的薰衣草种植面积而被称为“中国薰衣草之乡”。徐春棠的铜像雕塑,就伫立在伊帕尔汗薰衣草园中,一年年守望着园中的薰衣草花开花落。

如今,伊犁河谷的伊宁市、伊宁县、霍城县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,都大面积种植着

□毕亮

薰衣草。而市区的路边、公园里,也都植有小面积的薰衣草以作观赏。

薰衣草的花期并不长,盛开时就得收割以提炼精油。每年去看薰衣草,都得事先早早计划好。今年第一次去看薰衣草,是陪着浙江的同学去采访。她千里迢迢从浙江赶到伊犁,是为了采访伊犁河谷的养蜂人,那时正是薰衣草的盛开季,养蜂人都在薰衣草地头待着呢。养蜂人逐花而居,就是逐芳香而居。

我们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的薰衣草园里和养蜂人周小通相遇了。当时,他正在薰衣草地头坐着,薰衣草地是别人的,他只是养蜂采蜜。不远处是他的家,妻子正在帐篷里做饭。

十八岁时,周小通从浙江温州来新疆投靠养蜂的叔叔,从此跟着叔叔学养蜂。二十岁那年的夏天,周小通一路走到了博乐山里采山花蜜,正是在博乐,他遇到了自己的爱人。

如今,三十多年过去了,周小通夫妇依旧在养蜂,只是地方从博乐挪到了伊犁河谷。他们成了三个孩子的父母,以养蜂的收入供养出了三个大学生。聊天时,周小通的羞涩掩饰不了内心的骄傲,生活和他酿的蜂蜜一样甜。

在薰衣草地头,我听他们随意聊着,不远处有蜜蜂的嗡嗡声伴随。周小通为能在遥远的新疆见到浙江老乡而高兴,我的同学为她此行偶遇家乡的养蜂人而激动。黄土地上长着薰衣草,薰衣草上有蜜蜂飞绕。微风吹过,紫色的波浪随风起伏,薰衣草的芳香越飘越远……



涝坝

□李新海

在西北的广大农村,特别是黄土高原上的农村,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,每一个自然村,都有一个面积在1000至50000平方米不等的涝坝,如果村子大、人口众多,就有可能有面积更大的涝坝,或者是两个涝坝。

什么是涝坝?就是露天的大蓄水池,相当于江浙一带的池塘或小鱼塘。当然,这些涝坝里也是有鱼的,尽管涝坝里的鱼都较小,以草鱼、小金鱼、狗鱼为主。涝坝一半都建在村中,或大家都方便的村头。这种涝坝,也叫涝池,它是村中唯一存储水的设施,是全村人畜的生命源泉。一般一个月左右或稍长的时间,往涝坝里灌一次水,水源是上游地段的泉水、高山雪水、水库的水、井水或后来提灌的黄河水等。涝坝里灌满一次水,全村人畜够用一个月或更长一段时间的。如果冰封之前的最后一次灌的水不够多,或者冬长,人畜用水量大,涝坝的水就不够用,村民们就得到邻村,或更远的地方去拉水或挑水。因为冬天,是没有水灌涝坝的。

涝坝绝对是村中的一个风景点,一个特别的风景点。一年四季,涝坝边都是全村最热闹的地方,从早到晚,都有人,男女老少都有,大都是去挑水或抬水的,也有到涝坝边去洗衣服的。特别是每天的傍晚,全村的驴马骡牛羊都被赶到涝坝里去饮水,挑水的,抬水的,你来我往,围着涝坝大半圈,好不热闹。夏天,放暑假,我们常到涝坝边去捉蜻蜓,用自制的钩钩钓鱼。钓鱼,并不是为了吃鱼,而是为了在家里养。谁要是钓上了

鱼,伙伴们都会投去羡慕的眼光。

到了冬天,涝坝封冻,涝坝就成了村中唯一的乐园。学校放寒假了,孩子们全集中到这里,有滑冰的,打陀螺(我们老家叫打猴子的),滑冰车的。最好的冰上娱乐工具是“冰车”,“冰车”是用木条钉制的,下面镶嵌两条钢筋或铁丝,冰车有40厘米×60厘米大小,一个人盘腿坐在上面,两手各握一把长柄锥子,戳冰面,力撑做动力,冰车就快速滑行。这是男孩子们最爱玩的,能从下午玩到太阳落山。如果有月亮的夜晚,能玩到大半夜。

涝坝的运用历史,最早可追溯到一千年前。由于西北地处大陆深处,属于干旱半干旱的大陆性季风气候,降雨稀少,气候干燥,年降雨量在200至400毫米,而蒸发量却在1600毫米以上。过去,生产力底下,经济落后,西北农村无力建设好的大蓄水池,更无力建设饮水工程,涝坝是经济实惠的蓄水方式,尽管该蓄水工程非常不卫生,特别是在夏天,人畜共用,癞蛤蟆、青蛙、鱼类及蚊蝇大量繁殖,水质混浊,饮用对人体健康严重不利。但涝坝,千百年来一直是西北农村人畜用水的唯一水利设施。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,随着经济的发展,家家户户修建了水窖,西北农村才彻底告别了涝坝的历史。到2000年后,又逐渐用上了自来水。

涝坝,这一西北农村过去的一个绝不可缺少的风景,已离我们远去了,甚至已没有了踪影。但它留给我们的记忆,永远不会消失。

大家V微语

常想

□鞠志杰

●朋友乔迁新居,买来了纸笔砚台,想让林清玄为他在客厅手书一幅。林清玄想了想,提笔写了四个字“常想一二”。“常想一二”,此为何意?原来,他想要告诉我们“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”,但扣除八九成的不如意,至少还有一二成是如意的,如果要过快乐的人生,就要常想那一二成的好事,这样就会感到庆幸,懂得珍惜,收获快乐。

●“常想一二”,每生活中遇到不如意之事时,我总是以此勉励自己。

●随着年岁渐增,更是感慨快乐的稀缺,也更愿意与快乐的人相伴为友。在明白了人生的浮沉与际遇非一己之功时,也就能坦然面对很多事情。或许,最好的人生状态就是既要在进取人生的路途中“长风破浪”,也要在人生不称意时能有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任性,和“惟江上之清风,与山间之明月,耳得之而为声,目遇之而成色”的豁达与超然吧!

夜里下了一阵小雨,秋天的寒意又增加了一层。

在通往月见湖的小径上,秋天更重地压弯了海棠树的枝条,海棠果红彤彤的,和朝霞辉映,天与地的彤云说不上谁更精彩。连成一片的海棠树,累累的果实,忍不住吃上几颗,甜中一丝酸意,有了成熟的味道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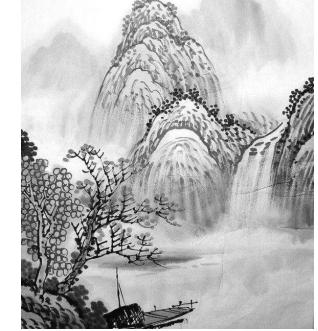
这样的季节,已是到了深秋。

经过那片一天天变黄变红的黄栌树林,来到读书的月见湖边寄舟台上,还没有拿出书卷,就被柳树上集合着的灰椋鸟吸引住了眼睛。

灰椋鸟如此多地集合,这样的情況夏天不多见。夏天能见到这么多的灰椋鸟,是在桑葚成熟的桑树上,或者熟透了的樱桃园里。此刻,这么多的灰椋鸟在柳树枝头,不知道它们有什么目的或者举动。突然,这一群不下

迁徙的灰椋鸟

□郭宗忠



谈天说地

实诚的人

□龙建雄

大家都说,老胡是朋友圈里最成功的人。

老胡人老实,待朋友真心真意,在工作上不争不抢,个人成长进步按部就班,每一步都不曾落下。要说运气好,他早就在城中心供了房,现在涨了十倍。

人大体上都喜欢和老实人打交道,不管你是否赞成,反正我是。我与老胡私交甚笃,他就是用自己的个人魅力团结了众多志同道合的朋友。老胡为人没有心机,他很诚恳地对待生活中出现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,从不接受不符合他本人事实的半点赞誉,也从来不会毫无根据地错怪他人,类似于竞争聘任、立功涨薪之类的“人生大事”,老胡从来不要计谋。

生活中,当一个人心机过多时,他就会把一些大好时光沉浸在无端猜忌揣测之上,从而疑神疑鬼,坐失良机。相反,一个心态平和、顺着本性说话办事的人,往往因为率真和诚实引来机遇和伯乐。生活里要是懂得这样的道理,我们就会为自己动用心机而感到羞愧万分,从而有意识地让自己保持清朗的心境。如果一个人能够这样去做,那么他在工作和生活中,都会少许多的负担和忧虑。

人有时会说,“做人难,规规矩矩做人更难。”天下之事,以规矩定方圆,公道自在众人心。与其在人际交往之中戴着面具伪装,不如踏踏实实地展现自己心性的本真。一个人坦诚处世,消除猜忌之心,生活的背负就会轻些,人际关系也会跟着敞亮起来。

做人做事的道理很多,而且“仁者见仁、智者见智”。但从老胡这一类老实人朋友的身上看来,做人之道其实并不难。待人平和而有原则,待事明确而且果断,待理正直简练通达,心中没有成见则处事公平,心中没有自我则光明正大。

我们每个人,单纯一点做人,纯粹一些做事,谦谦君子何患做人做事不成功呢?

四五十只灰椋鸟拍击翅膀朝南飞去,它们好像约好了似的,去赴什么之约。

柳树枝头上只剩下了两只灰椋鸟,它们叫了几声,好像发出了号令似的,然后,从芦苇荡里又飞出了几十只灰椋鸟,又落满了湖边的柳树,之后,你发现,那站在枝头的两只灰椋鸟发出叫声时,这群鸟又一起起飞;然后,又是一批灰椋鸟从芦苇荡里飞出来,落在了柳树上,又一起朝南飞去……

我突然想到:这是灰椋鸟在迁徙。

作为候鸟,它们有自己的感应与号令,有自己的组织与头领,从秋意寒起的北方到暖如春天的南方,一路路途遥远,跋山涉水,候鸟有它们自己完整的一套迁徙图。

柳树枝头站着两只灰椋鸟,飞走了几波灰椋鸟团队,而它们依然站在枝头叫着,好像它们俩在传达号令,队伍的多少,谁前队后队,似乎都有严密的安排,它们不严自威,先安排哪些鸟儿飞,哪些鸟儿是先遣队,哪些鸟儿在中间,哪些鸟儿最后压阵,好似都是经过了精心的策划。

周边的鸟何时在芦苇荡集合,何时迁徙,跟随哪一队,成鸟,刚会飞的鸟,老弱病残的鸟,以及谁留下来等待最后长大能飞的雏鸟一起迁徙,都进行了合理科学的搭配,这样在迁徙途中才能达到高效与整齐,一样的飞行速度与精力匹敌,才不至于出现飞行中的凌乱。

我这样想着,灰椋鸟又飞走了几批。我没有想到的是,在这片芦苇荡里,藏着这么多的灰椋鸟,它们一批批集合迁徙,如此秩序,遵循号令,纪律严明,在蓝彻的天空中,它们小小的翅膀要经历漫长的长途跋涉,它们年年沿着一样的迁徙路线,坚守坚持先祖留下的遗训,做到精诚团结,密切配合,相互照应,听从安排,跟随合适的队伍,步调一致,才年年南渡北归,没有失掉队伍,没有迷失了方位。

明天春天,它们又会一路飞回月见湖,再从月见湖畔分别,到达自己离开了一个冬天的领地。